处世待人

周国平

1. 不卑不亢

平等待人，既表现在对下不亢，尊重比你弱势的人，也表现在对上不卑，这是以人性的方式尊重比你强势的人，表明你是把他作为人而不是身份来对待。不卑和不亢是同一品性的两面，不可分割，心灵高贵者必不卑亦不亢。同样，媚上者必欺下，对上奴颜婢膝和对下颐指气使也是同一姿势的两种场景。

2. 人生有时需要阿Q精神

遇见一个不义之人，他对你做了不义之事，你义愤填膺，此时你该怎么做？

世上有不义之人，你无法改变这个客观事实。你凭一己之力恐怕也无能把这个具体的不义之人改造成一个义人。你当然可以和他斗，但我们且假定，正义常常是迟到甚至缺席的，你暂时难以获胜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你又断然不肯也用不义的方式和他斗，因为这意味着你把自己降低到了和他相同的水准上。

那么，你怎么做才能平息心中的愤怒呢？我的办法是：写一篇日记，描绘此人的嘴脸，分析此人的行为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站在他上面俯视他，把他当作了一个解剖人性、认识社会的标本，从而把一个负面的遭遇转化成了一笔正面的财富。

守望者语

也许有人会说：这不是阿Q吗？对，人生有时是需要阿Q精神的。如果人类只相信强权胜利法和物质胜利法，不相信精神胜利法，人类就彻底堕落了。

3. 随和不是圆滑

女儿内向，对许多事有不同看法，但不敢说，有时还说违心的话，为此很难过，觉得自己变圆滑了。我说：你的看法大家不理解，你就不必说出来，自己心中明白就可以了。你有时被动从众，只是不想让自己在人们眼中成为另类，这不是圆滑，而是随和。你性格如此，不要良心不安。为了谋利主动从众，那才是圆滑。

4. 知分寸

与人相处要知分寸，不可滥用别人的好意。

5. 宽容和超脱

对小恩怨、小得失、小是非不计较，这是宽容。对大恩怨、大得失、大是非不计较，这是超脱。宽容是温暖的，是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善意和通透。超脱是冷峻的，已经超越人际关系的范畴，是用出世者的眼光来看世间事了。

6. 心与心的距离

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，也是最远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离我最近的是人，离我最远的也是人。因为前者的存在，我无比留恋这个世界。但是，后者的存在不会使我厌弃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进入不了我的世界，对于我等于不存在。

公公丰子恺与爆炒米花

丰南颖

时光荏苒，今年九月十五日是我的公公（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）逝世四十五周年纪念日。斯人已逝，音容宛在，公公常在我的思念之中。

有一年我回上海探亲，正匆匆走在马路上，远处突然传来“爆炒米花喽！”的吆喝声，这叫卖声音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太熟悉不过，这是我们小时候老上海滩上的叫卖声啊！它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，现在却很难看到，我情不自禁地循着这叫卖声寻找过去。

在邻近的小马路边，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，我惊喜地看到了传统的老式爆炒米花炉子，一个老人正在暮色中做生意，夕阳的余辉洒在他瘦弱的背影和褪色的衣衫上。这种老式爆米花炉子我已多年没有见到了，好是兴奋，见物思人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之前的长乐邨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童年时与公公一起爆炒米花的往事。

小时候，每当爆炒米花的小贩来了，长乐邨的孩子们都格外地兴奋，我也不例外。只要听到爆炒米花的吆喝声，公公总会问我：“去爆炒米花哦？”边说边掏出零钱给我。每次公公总是提醒我：“开炉时响声很大，切记要张开嘴巴，不然耳膜会被震破变成聋子的，离得远一点。”爆炒米花的时候，左右邻舍的许多小朋友都会出来围在爆炒米花的炉子边，有的拿了米、玉米、年糕片或是蚕豆等来爆，有的没有零用钱和食物可爆，只在旁边凑热闹，等着分享小朋友的炒米花。在那物资供应紧张的岁月里，这可是价廉物美的一种娱乐和零食，很受男女老幼的喜爱。爆炒米花的过程使大家好开心，暂时忘记了生活中的忧虑。现在虽然市场上食品种类繁多，应有尽有，什么也不稀奇了，但是昔日爆炒米花的情调却是情怀难觅。

说到这种老式爆米花炉子，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还是记得的，左边是炉子，要用左手摇转了工作，右边是个木风箱，要用右手前后拉，当然全是手工操作的。爆炒米花的小贩将米放入那黑乎乎的炉子里后，同时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摇转着爆米花的炉子。约莫10分钟光景就爆好了，那小贩拿起炉子准备打开之前，会吆喝着让大家散开，我总是记得公公事先的关照，张开嘴巴并捂着耳朵赶快跑开去，只听得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爆炒米花的炉子被打开了，顿时空气中香味四溢，小朋友们拿着脸盆或篮子来接着从爆米花炉子里倒出来的热烘烘、香喷喷的炒米花，在嬉笑声中争先恐后地开始吃起来。

有一次我与公公一起吃新出炉的炒米花，闲谈之间公公忽然问我：“你去爆炒米花时是否注意到那爆炒米花人手的动作？”这一下我蒙了，我可从未注意过啊，公公对我说，“下次你留心一下。”他接下去告诉我，爆炒米花的炉子看似操作简单，但真的做起来并非如此容易。公公说，左手和右手同时做一种动作很容易做到，但两只手同时做两种完全不同的动作而又互不干涉，不出差错是不容易的，一般人不经过训练很难做到。他随后对我说，“你来试试看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而不把这两种动作给混淆了。”于是他教我一只手前后不断地移动如同拉风箱，同时另一只手不停在空中垂直画圆圈。我当时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”便马上摆出架势实践起来，可是没做几下左右手便乱了套，正在努力地做前后抽拉动作的右手，不知不觉地开始跟着左手打圈，仿佛是在平面画着圆圈。公公看了哈哈大笑：“你看看，我说不容易做吧！”我很不服气，又试了几次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公公见我仍不服气便说：“那你换两个动作试试看吧。”他又让我双手拿笔，一只手画圆，一只手画方块，不断重复，看我是否能同时准确地完成。正如公公所预料到的，我画了个圈，但没有能同时画方块。看我泄气的样子，公公赶紧安慰我说没关系的，这样的两手操作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器官不习惯支持一心两用，必须要训练左右手协调配合做不同的动作才能做好。公公又教我练习两个简单一些的动作：一手轻轻敲一个大腿，另一手前后摩擦另一个大腿，练习了一会儿我果然学会了。公公接着说：“你可别小看爆米花的人，他的工作还真不简单呢，他能从容不迫地操作爆米花的炉子，左手和右手同时做两个完全不同的动作而不出差错，一定练了好久才熟能生巧，真是行行出状元啊！”公公教导我各行各业都有可学之处，学习新事物有一个过程，下功夫学会了什么事都不难的。

小马路边，梧桐树下，一个不起眼的爆炒米花炉子，一声余音袅袅的“爆炒米花喽”的吆喝声，无意中让我重温了和公公一起吃爆炒米花的情景，引起我对公公绵绵无尽的思念。

雨中的庭院

陈德平

犹记初夏时的细雨绵绵，转眼烈日烤炙的盛夏也过去了，好像还没有好好感受流水飞烟的迷离，没有听够簌簌雨声，秋已在眼前，一切都来去匆匆。

记得那个漫长的雨季，雨不停歇地下着。望向窗外，天地笼罩在一片烟雾中，湿润的空气里弥散着沉闷。这时，院中的草木却是葳蕤有生气的，似乎无尽的雨水给其带来的不是苦涩而是滋润。

很多年前在读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就被那森林、湖泊、蓝天、星光和湖边小屋打动，也勾起了时光中的田园情怀。我向往那种远离喧嚣的宁静，也希望有朝一日有个青藤满缠、绿意盎然的院子，静享安谧。小时候，住的台门进门就是院落，冬青树围成的篱笆里种满了各色菜蔬，马头墙边一排香椿树葱郁的枝叶伸向墙外邻屋的青瓦。放学后，我在大人遗弃的空地里，也学着辟出一小块地来，种上南瓜、西红柿和葵花，夏日里竟枝繁叶茂结出了果实。后来搬家再也没住过有院子的房子，有时偶尔走过院子人家就会停下脚步，看会儿院墙里探出的花枝，想起以前的日子。林语堂曾说人生之二十四件快事，其中一项便是：“宅中有园，园中有屋，屋中有院，院中有树，树上见天，天中有月，不亦快哉！”那时想想这只是种奢望，当现今真有了这院子，才觉得梦想是可以实现的。我不要复杂，也不必繁华，只想营造一个自然简约的庭院，四季花开，满墙绿色，有些任性、释放闲情足矣。于是，在前院种树栽花，置一木平台，放上桌椅，撑把伞，喝茶休闲；在院廊内上架葡萄，下种蔬菜；后院则做个日式水景，红枫树下，竹管清水流淌，石臼中睡莲盛开，几根青枝从几块无规则的石间斜逸旁出，给人看似无山却有山之感。

眼下，正是草木繁茂之时，那些当初撒下的花籽，顶破泥土，露出鲜嫩的幼芽，纤细的茎干日渐挺拔，早已蔓延开来，无所顾忌地绽放。一丛丛绣球花锦簇如云，一簇簇满天星迷离梦幻。而桔子树的枝条已被果实压弯，西红柿结出一个个硕大的果子，长长的茄子则从阔大叶子里时隐时现。自春天以来，常忙碌于庭院。当对自然、四季的感受逐渐衰微，院子让我嗅到了土壤的气息，闻到了自然的芬芳，也带来无数的惊喜和趣味。翻开泥土，发现蠕动的蚯蚓，想起艾米·斯图尔特的《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》，对这位毫不起眼却是提升土壤质量的功臣更敬佩有加，它可能是大陆板块漂移前就已存在的物种呵。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飞进院中，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一阵，抖落几根羽毛又飞身而去。倒是那只胖流浪猫不太友好，笃悠悠地从围墙走过，连招呼也不打，喊它一声，竟不满地回过头来狠盯一眼，似乎搅了它的散步。夜坐平台，晚风轻拂，望墙外竹弄清影，看墙内花木扶疏，月光从树丛间洒下，有音乐悠悠传来，仿若梦中。在这一方天地，感受着生活的从容自在和愉悦。

有人说，江南的风景适合在阴雨里看。此刻，天又下起了雨，一会儿稠密，一会儿细柔，带来花草的气息，也使那些挂着雨滴的枝叶愈显苍翠、摇曳生姿。在雨点的敲击声中，我忘记了时光匆匆，忘记了这个世界。

罗店古镇（水彩画） 胡军

从“窥月”到“玩月”

管继平

序跋精粹

十多年前，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集，《一窗明月半床书》。貌似读书随笔的样子，其实也不尽然，书的装帧乃至内容都十分简朴，而此书之名，乃取自集子中的一篇小文，是记述自己二十来岁时，在那个石库门弄堂阁楼的读书年华。年华是美好的，书名是诗意的，但现实的境况却是寒酸的。对此，我想住过上海老弄堂的朋友都有深切体会。然而时过境迁，以前的那种艰难滋味，留在如今的回忆文字里，倒也不觉其苦反觉其美，甚至还会时常感叹：幸好那时受点苦。所以，我还据那本书名的意思，拟了一副对联，曰：“难寻旧日一窗月，不悔少年半床书。”

第一本随笔集出版了以后，陆续写了一些上海老弄堂以及民国文人的专题，也出版了六七册相关著作，待第二本随笔集又将出版时，即是这册《管中窥书》了。屈指算来，《管中窥书》距《一窗明月半床书》，两“书”的出版间隔恰好十年。

似也无刻意的安排，我的两本随笔集书名都带有一个“书”字，可见我与书总有一丝半缕的缘分。据说爱好雀战的朋友，常常忌讳一个“书”字。幸好我没有那个爱好，也不玩股票，故可无所顾忌地与书为伍。因此，在我的出没之处，皆有书的存在，也有书的泛滥，家中的书斋自不必说，即使客厅和卧室，也都有满壁的书橱霸占。而办公室我的那片区域，竟被同事戏称为“重灾区”。还有一些分散寄居于朋友的书肆或茶楼，一时恐也很难聚拢。所以总奢望哪天我也能有一间真正的大书房，或谓安得广厦一两间，大庇天下藏书俱团圆。那么坐拥书城，四海归心，人生还有多少“输赢”可值得计较呢？

《管中窥书》这一册小书，虽不能当作纯粹的读书随笔，但姑且还算是与书人书事搭点边吧。承蒙读者的厚爱，此书自出版以来一印再印，虽仅过了四年，如今却迎来了它的“新版三印”。在这“三印本”中，我除订正了多处错讹之外，还改换了封面，并补写了这篇“跋记”，目的就是为老书增加一点点新意，为有版本爱好的读者增加一点点收藏的理由。感谢编辑杨柏伟兄，是他一贯的认可与鞭策，才有了这本书的今天。如果日后我再有新的随笔集出版，作为同样具有爱书癖的柏伟兄，一定是最好的编辑人选。

记得清人张心斋曾有一句妙言，说“少年读书，如隙中窥月；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；老年读书，如台上玩月”，我从隙中的“一窗明月”窥起，渐渐地步影随月，如今也即将到了无所事事、负暄于阳台的年纪，我想，剩下的读书皆不带有任何的功利目的，就看怎么开心怎么玩了。

此文系上海书店新书《管中窥书》跋

时间之味

玉玲珑

入了秋，天气并没有凉爽下来，让人恍然仍在夏日。初秋的这一段时日，天高云淡，太阳可以毫无遮拦地照射下来，此时日照最充分。入了秋的西瓜性凉，不宜多食，放在那里又浪费了，正好用来晒酱豆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

晒好的酱豆能一直保存到来年，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，晒一盆酱豆就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菜了，尤其是到了冬季，没什么菜吃，就热上一盘热气腾腾的酱豆，既暖心又暖胃，所以在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晒上一盆酱豆。现在虽说不必再指着这盆酱豆生活，但是每年有时间，母亲总是要晒上一小盆，一则就好这口，二来恐怕也是对过往那种辛苦的岁月的一种纪念，一粥一饭，俱是不易，岁月深厚，要时常怀有一颗知足感恩的心。

晒酱豆用到的原料主要有黄豆跟西瓜，都是最普通的食材，黄豆要选颗粒饱满圆润的，泛着光泽，将黄豆煮熟了摊开晾干，然后就用棉被包裹起来，捂上几天，让它发酵。

接下来把一切交给时间，期待它完成一场嬗变，经过一星期左右的时间，惊艳的一幕发生了，黄豆长出了黄绿色的绒毛，毛茸茸的，就像是檐角的青苔，非常漂亮，豆子捂得好不好，全看这些绒毛长不长，颜色翠不翠，捂好的黄豆放在一边备用。

接下来是下西瓜，把瓜瓤取出来，剩下的西瓜皮不要扔，可以用来炒菜，酸甜适口，或是凉拌，都好。每次炒西瓜皮，全家人都抢着吃，吃惯了肥腻的，正好用来清口。

将捂好的黄豆跟西瓜瓤按照比例搭配放入酱盆，乌黑的酱盆，散发着经年的酱香，放上八角、花椒、香叶等各色调味料，用一条洗净了的细纱布，最好蒸煮一下，覆盖上盆口，严密地扎紧了，不漏一丝气。找一块干燥通风，能晒到太阳的地方，通常都是放在自家院子里或是楼下目光所及之处，能够随时照看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到了最关键也是这道酱最拷问灵魂的步骤：晒酱，只有经历过一番烈日的曝晒，平凡的酱料才能吐露芬芳，就像我们的人生，必须经历过一番时光的淬炼，方才绽放出美丽。

这期间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，刚才还是赤日炎炎，一会儿转眼间那边就黑压压的雨压过来了，赶紧端起来，往家跑，迟一点落上个一星两点的雨滴就坏掉了，真的很可惜，所以晒一盆酱豆是要用心的，一盆成功的酱豆堪称是天时与人力的完美结合，凝结了日光的精华。

想想真不易，历时十几天，方能得到一罐黄豆酱。吃的时候先葱蒜爆香，再放入酱豆炒热，还可以切上几段青辣椒提味，蘸馒头、炒菜、拌面条，特别百搭。有豆子的浓香，西瓜的清甜还有灿烂的阳光味道，冬日落雪的傍晚，微黄的灯光映上窗户，厨房里飘出来酱豆的香气，这就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。不慌不忙，细细品尝，似乎尝到了跨越季节的味道，格外珍惜。

十日谈

惜食如金

责编：郭影

客人点菜掼派头，多多益善。为鼓励客人光盘或打包，店家花了一番巧心思。